

南京屠城活人證

七十七載噩夢縈 悼念死難同胞 解封民族傷痛



幸存者十年減九成

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登記從今年7月啟動，截至目前，已有270多個家庭、共計近3100名死難者遺屬進行了登記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表示，南京大屠殺暴行迄今已經77年，當年的幸存者大多已是80歲以上的老人，人數也在急劇減少，「據我們了解，這些幸存者從十年前的千餘人，如今只剩百餘人，而且減少的速度越來越快」。如何傳承歷史，以史為鑒，在尋訪幸存者、搶救口述史等相關工作的實踐中，研究人員發現，一些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遺屬、幸存者的後代對那段歷史也較為熟悉，長輩們當年悲慘的受害史，往往隨他們的講述，印入了後人的記憶中，這也成為歷史記憶傳承下去的又一重要途徑。

遺屬盼後輩記住歷史



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。

幸存者夏淑琴一家四代就是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代代相傳的典型。1937年12月13日，侵華日軍殘忍殺害了夏淑琴一家9口人中的7人，當年才8歲的夏淑琴被捕了3刀，卻和4歲的妹妹夏淑琴幸運活下來。夏淑琴老人表示，她的兒女、孫女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當年家破人亡的年代，但她經常教導他們，不能忘記過去。「我有責任讓更多的人知道當年的戰爭所帶來的災難，讓更多的後人學習和回顧這段歷史，並從他們的經歷中吸取教訓，讓悲劇永遠不再發生。」33歲的夏媛是夏淑琴的外孫女，「從有記憶開始，外婆就給我講過以前的慘痛經歷。日本右翼仍不斷否認加害史令我十分憤怒，有這麼多證人在，為何還不承認？」夏媛表示，她經常向4歲的兒子講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，也經常帶他參加紀念活動，「希望下一代人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。」

國家公祭系列報道 個人記憶篇

編者按

2014年12月13日，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動將在南京舉行。以國之名悼念在日軍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30萬同胞，將成為這個國家最深刻的記憶之一。77年前發生在南京的這場大屠殺，不僅是南京的城市傷痛，更是國家和民族不可磨滅的傷痛記憶。記住南京大屠殺這段人類歷史上的黑暗一頁，不是為了記住仇恨，而是為了不忘歷史，警醒世人戰爭的殘酷，和平的珍貴。自今日起，本報將連續推出「國家公祭系列報道」，敬請關注。

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的黑暗一頁，是永遠不能忘卻的國家傷痛，而那些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們，就是那段慘痛歷史最直接的見證人。77年過去了，僅存的100多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們都已是平均年齡在80歲以上的老人，他們的個人記憶，不光是個人和家庭的痛，更是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不能忘卻的痛。88歲的余昌祥和83歲的路洪才，就是兩位依然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，他們的記憶，將我們又帶回了南京那段腥風血雨的黑暗歲月。

88歲的余昌祥雖已滿頭白髮，但身體看上去還算硬朗。記者在不同場合見過余老多次，每當記者們圍坐著問起老人當年的故事，他都會從這句話開始——「我叫余昌祥，是1927年10月29日的生日，日本人打進來的時候，我剛好10歲。」



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余昌祥。

老父遇害 至今不知身葬何處

「我是一個老南京人，1937年時我家住在中華門外寶塔山66巷4號。一共三開間房，四家人住。日本人轟炸南京時，我與舅舅一家人躲在地洞裡。我的父親因為要在家裡看家，被日本人給殺了。」講到父親，余老歎了一口氣說，「日本兵來到南京燒殺掠奪，看見好東西就拿。拿不動，就叫中國人當拉夫。我的父親當時自己在家，被日本兵叫去當拉夫拿東西，東西送過去後，就被日本兵用刀捅死了。」讓余老難以釋懷的是，當年他並沒有尋找到父親的屍體，「到現在都不曉得他葬在什麼地方」，說到這裡，余昌祥哽咽了。

此後，舅舅成了余昌祥的養父。余昌祥回憶說，「我和舅舅一家在家附近的一個地洞裡躲日本兵。記得在沒下地洞之前，我家對門住了四個

中國人。一次我看到來了兩個日本兵，一個站在門口，另一個進屋子，把四個中國人從屋子裡面拽出來，用刺刀從喉嚨那兒插進去，然後一攪，四個中國人給兩個日本兵戳死了。我嚇得要命，趕緊從後門跑到地洞裡去了。」

為避日軍父母勒死骨肉

77年後，余昌祥對當年救命的那個地洞仍然記憶深刻。「那個地洞原本是一個大管道，以前行過船。從一個洞口下去，我看見洞裡面躲了老老小小三四十號人。洞口有草甸蓋著，再弄點破衣裳和被單蓋著，有個老太就睡在上面，為大家把風。」

余昌祥回憶，其實他養父起初沒有下到地洞，他和其餘六個人在洞附近，「日本兵來了以後，其中5個人被用刀捅死了。據養父說，他腸子被捅得流了出來，爬了兩個多小時才到家。家裡也沒水，最後找到了一點當兵的燒飯時剩下的淘米水，喝了一點後，躲在了床下，這才撿了一條命。」

「養父躲在床底下的時候，日本兵還來過一次，看沒有什麼東西就走了。晚上，養父摸到地洞，裡面的人就是不肯開門。因為到處都是日本兵，大家都怕得要命，根本不敢冒險開門。但養母聽出是養父的聲音，不顧別人的反對，開了門讓養父進來了。」

在地洞裡躲難的日子，大家成天提心吊膽。「我們在裡面的也不好過，雖然上面是糧行，有

糧食但沒有水，我們只能在淌水溝邊挖個洞，澆了些水用來煮稀飯。當時大家吃喝拉撒都在洞裡，稀飯裡有小便的氣味，但不吃會被餓死。住了一段時間後，地洞裡面又悶又臭，有兩個兩三歲的孩子又哭又鬧，為了不讓人家被日本兵發現，小孩的養父用繩子把小孩子硬勒死了。與我養父一同被刺殺的那個人，受了重傷，胸口血直冒，哇哇慘叫。他的姐姐和弟弟最後也把他勒死了。」

後來，余昌祥與養母去了難民區，一直呆到侵華日軍投降。如今，余昌祥有三個女兒，他則和老伴在一起生活。「我的父親被日本兵殘忍殺害了，這個事情我到死也不會忘。我也一直跟我的子女講，他們的爺爺是在南京大屠殺死掉的，這個歷史不能忘掉，我要一直把我的故事說下去。」

親赴日證言 籲珍愛和平
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這段記憶曾經被老人封存70多年不敢提起。余昌祥說，「我以前總是克制自己不去想那段記憶，因為一想起自己的親人被殺就會很難過，會流眼淚。後來覺得哭一點用都沒有，日本人看不到也聽不到。」兩年前，余老開始公開講述這段歷史，並赴日證言，把當年的遭遇講給日本人聽。「我現在的生活很好，這就是和平帶來的幸福。12月13日是國家公祭日，我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知道我們當年的苦難，珍愛現在的和平。」



當年侵華日軍在南京強徵民夫隨處可見，余昌祥的生父就是被徵為拉夫後慘遭殺害。資料圖片

十口之家七被殺 長夜醒來淚濕枕

1937年，他還是一個6歲的孩子，在日軍攻陷南京的前一天，他與父親、大舅舅逃到了南京河西的蘆葦蕩裡，倖免於難。這個人，就是如今已83歲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路洪才。



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路洪才。

母親連肚中孩被殺

跟很多其他幸存者一樣，路洪才雖然在這場浩劫中倖免於難，但卻經受了家人被日軍殺害的巨大痛苦。「我記得當時家裡有十口人，其中有七個被日軍殺害了，其中還包括我即將臨產的母親，算上肚子裡的孩子，還要多一條人命。」

路洪才家裡當時有他和父親、母親、外公、外婆、奶奶、三個舅舅、一個妹妹，總共十口人。「日本兵來的時候，我們家人太多，來不及全部躲起來，最後我父親帶著我和我一個舅舅跑到了一片蘆葦蕩裡躲起來。三個老人和即將臨產的母親帶著另外兩個舅舅留在家裡」。路洪才說，

「我的母親沒有跑，因為她的父母，還有兩個小舅舅沒人照顧，另外我的母親懷孕都要臨產了，也沒辦法走。」

路洪才回憶說，「逃難的時候，父親挑了個擔子，一頭挑著鍋和行李，一頭挑著我，大舅舅跟在後面。跑到了現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附近，聽說那邊有一片蘆葦蕩，我們就想躲在那裡」，「因為當時每天都有人逃過來，所以當時日本兵跟著一些難民來到了蘆葦蕩，我父親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」。路洪才看到，日本兵用刺刀將父親胸口前的棉襖劃開，直接想刺向心臟。路洪才說，「我當時看見父親的情況就急哭了。」幸運的是，這時日本兵緊急集合，他們便放過了難民，這時難民們一哄而散，路洪才的父親又帶著他跑到了江寧。

機槍掃射避難地窖

過了幾天，家裡傳來了壞消息，說出事了。父親又帶著他們趕了回來，路洪才說，「當時到底是怎麼回來的，我已經記不清楚了。我只記得，當時回到家，看到家裡的草房已經被燒掉了。」

從奶奶口中他得知，外公、外婆、母親和兩個舅舅躲在了家門口的地窖裡。日本人來抄家時，奶奶說家裡只有她一人。但日本兵顯然不相信。最後還是被日本兵發現了地窖，當他們看見地窖裡有那麼多人時，就讓他們出來。路洪才的母親和他的外公以及其他親人因為不敢出來，被日本人拿著機槍掃射，接著又扔了手榴彈炸死了。

路洪才說，因為當時每天都有大量屍體掩埋在一起，所以後來母親和其他親人被埋到哪裡，已經找不到了。直至後來，路洪才遇難親人的名字被刻到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哭牆上，「這也是個紀念，這些被日本兵殺死的親人，我一直都記得，刻到了牆上，會有更多的人記住他們」，路洪才說。

對於即將到來的國家公祭日，路洪才感觸頗多，他說，「我們一家那麼多人被日本兵殺死了，一想到這個我就要哭，有時候晚上還會做噩夢，想到當年的那些事情。我經歷的這些事情，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，現在有了國家公祭，肯定會有更多的人知道當年南京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我們又遭了多大的罪。」